

# 他用一步险棋搅黄了客户的招标项目

5



胡震生 著  
五洲传播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 MBI 的金牌销售,已连续多年单不败。殊不知,突如其来的 MBI 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,却在他升职的最关键时期发生,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,一切从头开始……

本书作者自己就是 IBM10 年的金牌销售,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 IT 界的商业操作手法及相关内幕,细数职场中的“徽章”和“伤疤”,其中不少销售技巧和职场攻略,被职场中人奉为宝典。

## [上期回顾]

MBI 公司似乎和新天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,但谢正总觉得新天暗怀鬼胎,把他们都给卖了。湖南的标发了,谢正自告奋勇去湖南出差,除了为工作,他心里还想着新天那个交际花师媚。

## 职场小说

因为是议标,现场气氛很是轻松,大家都明白第一次充其量算是个询价。谢正在走进会场的时候,发现客户工作的细节还是很正规,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全部到场,并签名记录,这让他一次性就认识了所有的主要负责人。

“现在开始唱价格。”招标小组的秘书,打开一本本标书,开始唱起了价格。

“新天公司,总价七百二十八万;普瑞公司,总价七百三十万;红鸟公司,总价六百二十二万……”

会场突然安静下来,所有眼睛都刷地转向了展示价格的大屏幕。

谢正慌张地检查着报价,说道:“对不起,我们没有计算网络交换机的价格,报错了。”

“你们这是拿我们当什么,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,什么国际知名品牌,狗屁。”张猛拍着桌子骂了起来。

“这个很是不好意思,是秘书失误导致的,我们决定承担全部责任。”谢正站起来,弯着腰,对着对面稍微鞠躬。

“你们他妈的胡搞,简直拿招标当儿戏。”张猛摔门而出。

“嗯,本次招标暂停,各个投标方请等待通知。”招标小组的秘书机灵地宣布本次招标的结束。

回到酒店,谢正把自己直接扔到床上,暗自庆幸这步险棋自己走了下来,这个报价文件是自己修改的,只是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办。

叮叮,谢正的手机响了起来,师媚的名字在一闪一闪跳动着。

“听说你们投标,把价格报错了,低了一百多万?冯总让我找你们的人问问,看看什么情况。”

“你们冯总太狡猾了,派这么个美女来腐蚀 MBI,看样子也就我能担当起反腐蚀的重任。”

“你能?”  
“我一般都是把肉吃了,骨头嚼了,汤也喝了,然后打死也不招。”

“别贫了,怎么样,一起去找个茶馆坐会儿?”

“晚上我喝酒,不喝茶,茶馆不够乱。”

“改天吧,今天谈点正事,我一会儿到酒店接你去,三十分后在大堂等我。”

大约三十分钟后,师媚穿着一身职业套装,出现在酒店大堂的门口,“走吧,我领你去长沙最好的茶馆。”

“新买的车?”谢正闻着凯越车内新鲜的皮革味道。

“嗯,刚买的。车小点,委屈你了。”

“你这大美女,应该是委屈你了。要在 MBI,怎么也得开个罗密欧吧!”谢正试探着用 MBI 吸引她,尝试找到自己的筹码。

“MBI 这种大公司不好进。”师媚一边应着,一边把车开出了酒店。

谢正一听有门,“对,在长沙是很难,一年也招不了几个。上海和北京很容易,机会很多。”

师媚一听来了兴趣:“长沙这个地方发展机会不多,你觉得像我这样的,如果要换个城市发展,去上海好,还是北京好?”

谢正琢磨一下:“我在北京熟人多,如果你感兴趣,我可以帮你介绍介绍,上海当然是女孩子的天堂,如果你想去也行,我帮你联系,长沙这个地方确实是没什么好呆的,机会少很多。”

“好啊,好啊。如果有在

MBI 北京工作的机会,我也不干这个破工作了。”师媚越说越兴奋起来。

两个人在茶馆里,找个安静的角落,坐下来。

“怎么,冯总知道什么?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,他可能关心这次报价到底是失误还是报了低价,让我找机会问问。”

谢正心想,这个师媚应该是想到自己能帮忙介绍工作的事,嘴上就松了下来。

“这还不简单,你就说今天见到我了,结果我正被老板骂得劈头盖脸的,说我工作不认真,把价格报错了。”

“凭什么你让我说什么,我就说什么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?”师媚眼睛里媚意盈盈,让谢正心痒痒的。

“真的是报错了,你们的人在现场也看到了。当时我们紧张得汗都下来了,我也被老板骂了一顿。”

“你这么能干,老板不会骂你的,净骗人。普惠的人在湖南泡了好多年,不过我觉得他们不如你能干。”师媚的天性里有种近乎撒娇的味道,让谢正美得有点抓耳挠腮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他们没给我下过套,让我跳槽去普惠。呵呵!”师媚也为自己的话逗乐了,不过一下就被谢正的局。

“我哪给你下套,你这么能干,在长沙真的是委屈,我一下就感觉到,说真的。”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,谢正自然毫不变色地继续换个方法接着拍。

忽然,一波一波的暗香,马上扑鼻而来,缓慢而悠长地刺激着谢正的男性肾上腺分泌。香奈儿五号,应该是刚刚上车前喷的,已经到了中调,谢正马上闻

出来。他暗自骂道:真是狠毒,明摆着今天晚上肯定不行,却用这种勾人的香水对付自己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周成的电话打了进来:“喂,谢正,马上飞回北京。你小子报错价,被人咬,回来避避风头。”

接着,高飞的电话打了进来:“告诉你个好消息,我升一线经理了,等你回北京请你吃饭。”

“啊,怎么?远想的人都死绝了?”嘴上说着,谢正还很是惊讶这个消息。

“我们的三线经理被品果挖走了,二线升三线,一线升二线,我变一线了,大家都升官了。”

谢正挂了电话,感觉一阵好笑。

一回北京,谢正就开车到高飞那里,看看他这个职业经理人到底是怎么当的。

两个人见面的时候,高飞正忙得不可开交,谢正想插句话都很困难。

“等等,啊,对,对。五百台笔记本,对,好……你稍等。”高飞在此示意谢正等一等。

茶馆里,高飞难掩一脸的兴奋:“兄弟,当初你跑早了吧。你看现在这生意,好啊。现在就是赚钱最好的时候,别忘了我们的笔记本是 28% 的市场份额,什么都不做,也是几千台、几千台的走,这可真是没人管了。”

谢正听得很明白,像高飞这样的话,一年的油水上百不止。

“靠,那你不赚翻天。”

“低调,低调。你知道么,现在他们拉着我跳槽,我都义不容辞地答应他们一起走。傻啊,我才不走呢,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。”

“那你给他们都忽悠走了,这乱世不就是你的么?”谢

正哭笑不得地想着这个逻辑。

“真是兄弟啊,聪明。”高飞又满足地喝了口普洱,看得谢正心里酸溜溜的,也忙喝一大口,补偿一下自己。

俞第最终闯关成功,去了名闻天下的一家外企做了个销售,专门请姐姐和谢正到俏江南吃了顿大餐。

“谢谢,谢谢。我这次能进公司,多亏您的指点,否则我这学历累死也进不了外企。哥哥,我敬你一杯。”谢正感觉他还没做几天销售,嘴皮子已经不一样了。

“客气客气,还是你自己努力,说说怎么进去的?来,碰一个。”

“哥,您教的方法我都试了,可能用得不熟练吧,我想进去的大公司都没有我,倒是些小公司录取我,我都不想去。”

“是么,那现在的公司怎么就要你了呢?”

“我当时去他们公司面试,感觉还不错,但是人事部一直没给我消息。有天中午,我路过他们公司,就趁着中午没人注意,混进去。我找了个保洁问到中国区总经理的办公室在哪里,就直接找他们的老总谈,我就说我想进这里,这是我梦想已久的公司什么的。”

谢正听得直乐,感觉这个弟弟算是聪明到家,“后来呢?”

“那个老总觉得我很有闯劲,认为我适合做销售,就把我推荐给了他们的销售总监,我告诉销售总监我姐姐在 MBI,他当场就录用我了。”俞第兴奋地拍着桌子。

移通湖南最终公布了结果——项目取消,招标停止,最主要的原因是风传很久的电信重组方案出台了。

# 新四军火烧虹桥机场,声震上海

5



王苏红 王玉彬 著  
军事科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本书真实再现了新四军一幕幕空前英勇的抗战场面,揭露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!中华民族以她特有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,在血雨腥风中与日寇英勇奋战,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。抗日战争胜利 60 多年后的今天,本书又将我们的记忆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、威武悲壮的年代……

## [上期回顾]

面对日军的“怀柔政策”,陈毅针锋相对。不久,新四军又一箭双雕,既打下东湾,将据点内的日军全部拿下,又将距离不远的天王寺日军增援歼灭……

## 军事文学

### 夜袭浒墅关,火烧虹桥机场

1939 年 5 月的一个夜晚,苏州郊外的星光下,走着一男一女。男的叫周达明,女的叫李贵玉。周达明是“江抗”总部参谋;李贵玉是“江抗”朝鲜族战士。他们“兄妹”相称,一个商人打扮,一个学生装束。他们跨水过桥向郊外重镇——浒墅关走去。这是叶飞又一个动作。

六团东进,在无锡西北的戴溪桥与梅光迪、何克希会合,成立了“江抗”总指挥部,叶飞、吴焯为副总指挥,六团为“江抗”二路,下设两个支队。

“江抗”二路,这支“冒罪”抗日、隐姓埋名的队伍,在东路半月不到,打了 4 仗。有“中国夏伯阳”之称的吴焯,吹着冲锋号指挥部队。战士说:吴副团长的号一吹,除了敌人的脑袋,什么也看不见。

那天,刚进江阴,部队长途行军正在休息,吴焯查岗,突然看到田地里的稻草堆在移动。心细如发的吴焯,立即报告叶飞。一场日军苦心学来的偷袭战,以百余尸体画上了句号。

这就是苏、锡、常百姓奔走相传的“血战黄土塘”故事。

叶飞要让这里的百姓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,并且让他们也走进故事里来。他和吴焯设计了更富刺激的故事——偷袭浒墅关车站。

6 月 24 日,叶飞亲自指挥了“夜袭浒墅关”。

那一对“兄妹”探得的情报详尽、准确。叶飞的作战计划周密、独到,充满了智慧。整个战斗从进入到撤出,不到一个小时。日伪守军全部歼灭,宁沪线火车停驶三天。

“江抗”的名声不宣自扬。十几天时间,芦苇荡里开出大小游击队七八个,请求收编。苏、锡、常的群众敲着锣鼓送亲人当兵,那种“母亲送儿上战场,妻子送郎打东洋”的场面足让一切有爱国之心的人动容。

“江抗”迅速扩展为“江抗”三路、四路。而后,兵分两路:何克希等率领一部继续东进,叶飞率领一部转战在铁路线上,同时建立阳澄湖抗日根据地。

东路,即常州以东、宁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。南起太湖,北至长江,东接上海。吴焯率部直指上海。

时值盛夏,正是江南的“锅炉”季节。闷、潮、热织成一个巨大无形的“锅”罩住了大地。穿着破旧衣裤的新四军在急行军。一路走,一路打。

这种喘气都出汗的天气还打仗,无怪乎日本兵气恼地骂:“新四军是世界上讨厌、最可恶的东西!”

如今,新四军抢渡了吴淞江,与活跃在上海附近的“青浦抗日游击队”会师。他们联合行动,连拔了 16 个据点,缴获了大批武器,俘虏了大批伪军。

这些仗都是在上海市郊打的,“江抗”震动了上海。同时,“江抗”处境更加险恶。这支不知天高海深的队伍,对大上海的骚扰,使他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。

7 月 23 日,侦察员得到的情报和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有大的战斗。

“江抗”刚逃出虎口,中暑的,受伤的,刚参军还不会“行军”,脚底板血肉模糊的,都还没来得及安置,“忠义救国军”的许雷生部趁火打劫,把“江抗”阻击在一条大河边。

呐喊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盖过了哗哗的水流声……

许雷生部遭到痛击,迅速溃逃。“江抗”兵分两路愤怒追击。

右路由廖政国率领,这个“打仗不怕子弹往身上钻窟窿”的白脸小将率领着两个连一个排,横跨 9 条公路,飞渡 14 条河流,一口气追了 60 多里,顺便拿下了两个小据点。廖政国和侦察班一直冲在最前面,到了半夜,忽然来到一个样子很怪的地方:一片平展、空旷的大场地,孤零零的洋楼,指头粗的铁丝网……

廖政国只有一本中学生地图册,已经被汗水沤得淋湿,翻来翻去,也弄不清这个怪地方。

向导气喘吁吁赶来:“这是虹桥机场!”

啊,机场!廖政国的眼瞪圆了。

当即一研究,廖政国确定:两个连分头突击,在机场中间的洋房前会合,然后攻占洋楼。

一枪未发,突进了洋楼。继续向前,包围了洋楼。又是一枪未发,缴了伪警察、办事员的武器。

廖政国命令侦察员再去四周侦察。

“支队长,飞机,飞机,有四架!”侦察员兴奋地跑来报告。

廖政国的白脸被巨大的喜悦涨得通红。

部队刚集合到飞机前,机场四周突然一个大闪,就像暴雨前的雷电。

日军的警戒碉堡发现有情况,开始向这个方向射击了。“烧飞机!”廖政国果断地下了命令。

刻变为火海……

这一夜,上海的日本军车全部出动,战斗机一架一架地起飞,停泊在黄浦江占领区的日本军舰下了炮衣……

那天,上海的一些民众已经在悄悄地做五彩小旗,准备迎接新四军进城。

### 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势头忧心忡忡

1939 年的重庆是世界上挨轰炸最惨重的城市之一。

而日本的空袭对蒋介石,却起了一种十分微妙的作用。它制造的伤口覆盖了人们的生活,从而引开了对政府的憎恨。

抗战之初,蒋介石发表“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日之责,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”。那时,整个中国拥戴蒋介石的呼声很高。

但,如今,日本被德国的巨大胜利刺激和鼓舞,开始进攻长沙,蒋介石却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不是日本人。他凭着敏锐的嗅觉,知道毛泽东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在想什么。

这一天,蒋介石在官邸接见了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。

“楚箴,江苏省政府主席你来干怎么样?”

韩德勤一惊,肃然起立。

“坐下,坐下,不必拘礼。楚箴,苏北孤悬敌后,你要多多当心啊。”

“委员长放心,苏北虽为日寇所陷,但敌人兵力不足,除了一些主要县城,广大农村他们还无力顾及。”

“我指的不是日本人。”

韩德勤紧张起来。

“新四军先占了扬中,又占了江北的大桥、嘶马,他们要做什么你想到没有?”

韩德勤忙回答:“江南日军嚣张,他们准备退路。”

“不是的!”蒋介石有些恼火。一介将领怎么一想就是“退路”!

“他们不是退,而是进!进到江北,进到苏北,一直进到和八路军会合,占领整个华中!”蒋介石的右腿神经质地抖动着。

韩德勤已是满脸汗水。嗷嗷地说:“……据我所知,目前他们在苏、常、太一带流窜……”

“那个地方有盟三、容庵(冷欣),苏北就是你的事了。”

“委员长放心,新四军有几条枪?几个人?我那里有十万人,师广(李明扬)那里有四万,我们就是条个人墙也能把他们围住。何况还有十几万日本人。”韩德勤觉得委员长有些抬举新四军了,他们能有多大的能量。

蒋介石看了韩德勤一眼:“人多就能打胜仗吗?”

蒋介石刺了韩德勤一下,脸色渐转平和。

“楚箴,共产党是亡命之徒,是土匪。和土匪打交道不能只见其形不窥其心。那些人出没无常,是千万大意不得的。新四军北上,八路军再南下,他们一旦携起手来,国军从江南从皖西增兵都隔着道道封锁线,鞭长莫及。此等是十分危险的!”

“我一定守住江岸,堵住他们北窜的路。”

而 1939 年 9 月。上海极司非尔路 76 号。汪精卫正在主持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。

这是汪精卫的宣言,也是他的行动。他的伪政府一成立,即对新四军开始了全面“清乡”。

“中国人整治中国人,比外国人要行得多,‘清乡’比‘扫荡’更胜一筹。”

新四军的抗战更为艰难了。